

## 引言

# 人类：凯歌声中的悲音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

—— 莎士比亚

这是一个古希腊的传说。

达摩克利斯是叙拉古僭主迪奥尼修斯一世的宠臣。迪奥尼修斯从 25 岁时起就开始统治西西里岛东岸的叙拉古城，在位 38 年。他为人多疑，对任何人都不信任，经常感到危机四伏，有人要谋害他。达摩克利斯非常羡慕迪奥尼修斯的权势和富有，把他吹捧为世上最幸福的人。迪奥尼修斯为了让达摩克利斯尝尝“幸福”的滋味，就邀请他参加盛宴，让他坐在黄金的宝座上，用金银器皿摆上各种珍贵的食品，但宝座的上空却用一根马鬃悬了一把亮光闪闪的利剑。达摩克利斯本来欣喜若狂，但当他抬头望见这把利剑时，就如坐针毡。因为这把剑是千钧一发，随时都可能会掉下来，使他惨遭杀身之祸。迪奥尼修斯借此让羡慕他的达摩克利斯相信，君王的幸福和安乐并不长久，每时每刻都存在着危险。

于是，“达摩克利斯剑”这个典故就成为经常的、迫在眉睫的危险的同义词。

今天，当人类跨进一个新的世纪、新的千年的时候，我们发

现人类在文明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前进路上潜伏着危机，凯歌声中隐含着悲音。正当人类在万物之王的“宝座”上陶醉的时候，蓦然抬首，却发现头顶上赫然悬挂着一把把“达摩克利斯剑”。

## 一、人间正道：奋斗与辉煌

经过漫长的自然进化过程，人类揖别了动物界，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自己独特的道路。

五百万年过去了。为了生存，人类在苦苦地追求着，探索着，奋斗着。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械时代、电力时代、信息时代……人类付出了无数的艰辛和汗水，获得了无比的辉煌和荣耀。

早在 150 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以惊叹的笔调描述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状况：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sup>①</sup>

然而，与今天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相比较，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放眼当今世界，经过新科技革命洗礼的人类社会，真是一派日新月异：“顺风耳”的奇迹早已借助于收音机而获得显灵；“千里眼”的神话也通过电视机而得以实现；空调使“四季如春”的追求梦想成真；冰箱使食品保鲜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56 页。

的愿望成为现实；显微镜使神秘的微观世界不再神秘，望远镜使遥远的宇宙天体不再遥远；凭风飞翔已然不作为奇，冲破大气层遨游太空也已算不得难题；微不足道的原子被人类释放出了骇人听闻的能量，纳米尺度下的物质世界居然也向人类展现出了万千气象；人们可以像在同一房间里促膝谈心那样与远在地球另一端的朋友网上聊天，可以像嫁接果树那样轻松地拿着“剪刀”把基因剪开再重组；曾经让世人惊叹不已的电灯光不得不在激光面前黯然失色，不久前还风头十足的“德力风”先生面对风姿绰约的“伊妹儿”小姐也只能自惭形秽……

人类的奋斗和辉煌，使人类获得了自信，也使人类滋生了几许自负。人们把自己看成了万物之灵，看成了世界的征服者和主宰者。早在古希腊，普罗太戈拉就说道：“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sup>①</sup>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种自信和自负有了进一步的表现。请听莎士比亚对人的赞美：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动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进入近代以后，随着机械的轰鸣和电机的飞转，这种自信与自负便获得了更加强而有力的支撑。培根高呼“知识就是力量”，洛克宣称“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费希特鼓吹“自我创造非我”，黑格尔坚持“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些无不表现出人类对自身智慧和能力的沾沾自喜之情。古代阿基米德说：“给我支点，我能撬动地球”；近代笛卡尔说：“给我空间和运动，我

《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138 页。

② 《莎士比亚全集》第 9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9 页。

能创造宇宙”。多么自信，多么豪迈！

## 二、人世沧桑：危难与警示

人类注定要为自己的自负付出惨重的代价。人类对自然界的每一个胜利，都受到了自然界顽强的抵抗和残酷的报复。人类的奋斗与灾难并存，人类的辉煌与危机同在。一部人类的奋斗史同样也是一部人类的灾难史。

人类要生存，要奋斗，就要利用自然界的资源。但人类在自然中获取资源的同时，也在破坏着自然的平衡，引起了自然的灾变。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些地方竟变成了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当然，与今天的生态失衡相比较，这些都还是小小的开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它所造成的破坏作用也日益增大。

人类要生存，要奋斗，就要改造自然，使自然服从人类的需要。但是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类也污染了自然，农药化肥的使用，废水废气的排放，垃圾废物的丢弃，放射性物质的泄漏，使空气、水源、土壤中充满着有害有毒的物质，不仅使鸟类、鱼类和其他各类动物的生存受到威胁，而且还危及到人类自身的健康和生存。英国伦敦 1873、1880 和 1891 年发生的烟雾污染事件中，死亡 1500 多人；1893 年日本足尾铜矿大约持续 50 年的“三废”污

染，造成大片的森林毁坏和农田荒芜，几十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人类要生存，要奋斗，就要获得尽可能多的资源，于是也就有了对资源的争夺和占有。于是，阶级由此而生，冲突由此而开，腐败由此而滋，邪恶由此而长，差距由此而起，贫困由此而来。一部分人金玉满堂，一部分人家徒四壁；一部分人满身珠宝，一部分人衣不蔽体；一部分人食不厌精，一部分人食不果腹；一部分人无所事事，一部分人辛勤劳作。多少人在饥饿中丧生，多少人在寒冷中战栗，多少人在疲惫中挣扎，多少人在孤苦中等待。

人类有争夺、有冲突，也就有战争。水、牧场、土地、油田……都可能引起一场场战争，都曾经引起了一场场战争；氏族、部落、民族、阶级、党派、国家、国家联盟……一次次刀戈相向，一次次兵戎相见；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战争的手段越来越强，战争的后果也越来越残酷。刀光剑影中多少人头落地，腥风血雨中多少冤魂升天。

这一系列危害和灾难，一次次地警示着人类：悬挂“达摩克利斯剑”的马鬃正在被人类自己一点点地磨蚀。

### 三、人类困境：威慑与忧患

当人类怀着喜庆的心情跨入新的世纪和新的千年的时候，我们有必要检视一下自身的处境。我们发现，历史上出现的危机和灾难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正以更加严重更加危险的状态一步步向人类逼近，其中主要有：

人口爆炸——联合国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目前全球共有 61 亿人口，到 2050 年，预期这个数字将达到 93 亿，其中每 10 人中就有将近 9 个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如果人口的增长得不到有效的控制，人类将面临“无地自容”的困境。

贫困加剧——目前，全球约有 1/5 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约有 1/10 处于赤贫之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 1999 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经济全球化趋势使穷者更穷，富者更富，全世界最富有的 1/5 人口与最贫穷的 1/5 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从 1960 年的 30 :1 扩大到 1997 年的 74 :1。

环境恶化——全球性的环境恶化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环境污染已遍布全球，连荒无人烟的南北两极都受到了有毒化合物的污染。温室效应导致气候变暖，酸雨污染造成多方面的危害，臭氧层破坏使这一天然保护伞下的地球生态系统面临威胁。

资源短缺——资源是人类的生产之源，生活之源，生命之源。然而目前资源的消耗速度大大超过了资源的再生速度或人类对新资源的开发速度，造成了严重的资源短缺。资源短缺正在严重地制约生产的发展，影响生态的平衡，威胁人类的生存。

疾病流行——随着环境的恶化和人口的流动，有些传染病的传播速度加快了，有些原来已经得到控制的疾病也有死灰复燃的趋势，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疾病。有人预计，未来 50 年内仅非洲就会有数亿人死于艾滋病。

毒品泛滥——贩毒吸毒已经成了一个困扰全球的问题，虽严厉打击仍屡禁不止。毒品使人的身体在麻醉中衰颓，使人的心灵在麻醉中堕落，使人的尊严在麻醉中失落，使人的生命在麻醉中枯萎。

腐败肆虐——腐败这一全球性瘟疫，不仅给当今世界的政治文明带来了严重的阴影，而且也对经济、文化产生不可估量的消极影响，导致了国家政局动荡，经济秩序混乱，社会分配不公，道德精神失落。

邪教盛行——20 世纪末期，全球发生了一系列邪教事件和邪教活动，美国人民圣殿教 914 人集体服毒，大卫教派 86 人放火自焚，太阳圣殿教 70 多名信徒神秘死亡，日本奥姆真理教制造了东

京地铁毒气事件，中国“法轮大法”制造天安门自焚事件……当今世界，邪教也成了一大全球性的公害。

**战争危险**——虽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发生世界性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和平和发展仍然是我们时代的主题，但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却一直在威胁着世界和平。由于军事科技的发展，未来战争对人类生活的威胁将是空前的，如果核武器或生物武器被大规模地投入实战，其后果将是人类的自取灭亡。

**科技失控**——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对人类的生存、健康和尊严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信息技术、生命技术、核能技术，一旦使用不当，或者失去控制，将使人类面临巨大的危险。

上述危机都是全球性的，而且互相制约互相纠缠，看程度骇人听闻，论危害触目惊心，探成因错综复杂，要解决步履艰难。

“生存，还是毁灭？”今天，这个哈姆雷特式的古老问题已经摆在了整个人类面前。

人类啊，当你在“万物之王”的“宝座”上欢腾雀跃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经常抬起头来检视一下头顶高悬着的那些时刻威慑着人类的“达摩克利斯剑”！

## 第一章

# 人口：无地自容的困境

地狱，就是他人。

萨特

人是一个悖论：人类的产生本来是自然进化的伟大成就，现在却越来越成了自然界健康运行的沉重负担；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现在却越来越超出了自然所能容纳的范围；人本来是判断世间万物之得失祸福的“法官”，现在却不得不频繁地把自己推上“被告席”；他人的存在本来是每个人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但过多的“他人”又使每一个人都陷入了“地狱”般的困境……

人多本身也许并不是坏事。但是当太多的人口与有限的自然环境狭路相逢时，灾难便由此降临。据测算，地球空间环境对人口的负载能力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一般在 100 亿左右。如果按照现在的人口增长率，达到和超过这个限度并不是十分遥远的事情。人类，正在一步步地走向“无地自容”的困境。

### 一、人类“原罪”

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

然而太多的人，却又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挑战着人类的灵性。人，是一切欢乐的中心和源泉，是一切福祉的鹄的和圭臬。然而太多的人，却又成了淹没欢乐的深渊，吞噬福祉的黑洞。人类的这种宿命，也许在上帝把人类始祖赶出伊甸园时就已经预示着了。

### 1. 耶和华的诅咒

《旧约全书》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共同的经典。在《旧约全书》的第一篇《创世记》中，记载着上帝创世的故事，其中包括上帝把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的故事：

上帝耶和華从混沌中创造了世界。在创造了天地星辰和各种植物动物之后，上帝又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人和女人，即亚当和夏娃，让他们在伊甸园里管理水中的鱼、天上的鸟和地上的各种动物。

伊甸园绿树成荫，景色宜人。亚当和夏娃在其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除了耶和華禁止他们食用智慧树上的智慧果外，他们可以随意地享用园里的各种果实。他们对智慧果充满着好奇和向往，但冲破耶和華的禁令毕竟超出了他们所能想像的范围。他们就这样一天天地生活着。

有一天，蛇来到了他们身边。“你们为什么不尝一下智慧树上的智慧果呢？”蛇问道。“这种果子太好吃了，树上果子那么多，吃一两个上帝又如何知道呢？”蛇又说道。

在蛇的一次次诱惑下，夏娃终于按捺不住好奇和馋欲，迟迟疑疑地摘了一颗。一尝之下，果然鲜美无比。夏娃不忍独享，让丈夫亚当也尝了一口。

吃了智慧果果然心明眼亮。他们发现自己原来一直赤身裸体，那多难为情啊！他们赶紧摘了一些无花果树的叶子串在一起围在下身。

这一切哪能瞒得过明察秋毫的上帝。他当然不能容忍违反禁令的行为。

他对蛇的惩罚是：“你将失去美丽的翅膀，终身在地上爬行，以泥土为食！”

他对亚当的诅咒是：“你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

他对夏娃的诅咒是：“你必须生儿育女，受分娩之苦！”

亚当和夏娃只得离开了幸福的伊甸园，开始了世代繁衍的尘世生活。原来，“生殖吧！繁衍吧！充满大地”的古老箴言，并不是对人类的祝福，而是由于人类始祖犯罪而带来的一种人类的“原罪”。

这当然只是一个宗教上的传说。我们在这里引了这么一段故事，并不是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而是猜测这个故事的创作者是否对人类的生活有着一种智者般的领悟，是否对人类的未来困境有着某种先知般的预感。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人类生活的根本问题，就是劳动和生育；而人类当前面临的主要困境，同样是劳动与生育之间的失衡。这个困境，也就是人口问题和贫困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环境、资源、疾病、战争、科技等一系列问题。

## 2. 马尔萨斯的警告

在人口问题上最早提出警示的是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而他对于人口问题的分析就是围绕着亚当的“汗流满面”（生活资料的增长）和夏娃的“分娩之苦”（人口的增长）这一主轴展开的。当然这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偶然背后的必然。

马尔萨斯是英国圣公会的一个牧师，是萨里一个小教区的教区长。1798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人口论》的小册子，立即引起轰动。出版后很多年里人们都在谈论着它。1803年，作者在对批评者们所作的批评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把小册子扩充为一部著作。由于《人口论》的广泛影响，马尔萨斯自此放弃牧师职务，转而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曾任经济学教授。

如果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探讨的是财富，那么其学生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分析的却是贫困。马尔萨斯看到，人口较生活资料具有更大的潜在增长力和增长倾向。这是因为，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而且几乎会保持现状。因此，如果不遇到阻碍，人口按几何级数（1, 2, 4, 8, 16……）增长，而生活资料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只能按算术级数（1, 2, 3, 4, 5……）增长，所以生活资料的发展和人口增长的脱节是一个自然规律。自然为人类快乐和财富的发展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人口出生率高并不表示繁荣，而是最坏的象征。诚然，有着战争、饥馑、瘟疫和恶习等强有力的限制，但是，即使这些条件充分发挥作用，人口增长的速度仍然加重人类的灾难。结果便是不可避免的贫穷和痛苦。即便通过法律均分财产，穷人的情况也只能暂时得到改善。不久以后，穷人们又会有一大家子人。因此，穷人这个阶级的最后状况和当初的状况同样地恶劣。在第二版里，马尔萨斯建议晚婚作为一种挽救的办法，但他继续强调人类的增长会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危险。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自然引起了长期的热烈争论。他把贫困的根源仅仅归结为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生长，而且由于他把这一点看成是一个必然的自然规律，因而得出了贫困是不可克服的这样一个消极结论。这对试图通过革命性手段来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努力来说，起到了明显的消解作用。然而他对于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之关系的分析，虽然未必是完全科学的，但却具有重要意义，他所提出的通过晚婚等途径来控制人口的建议，虽然连他自己也不抱乐观的态度，但在今天看来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两个世纪以后的今天，由于人类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人口增长与贫困饥饿等迫切的现实问题，人们对于该书在人类思想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表现出了更为宽容的态度。尽管此书存在着严重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不可否认的是，从此书问世起，人类便开始关注人口问题。英国在 1801 年进行了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这与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不能说没有关系。

### 3. 恩格斯的分析

耶和华对亚当和夏娃的诅咒，在恩格斯那里被提炼为极为重要的“两种生产”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从人类的生产实践中，从社会的经济基础中，寻求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对于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分析，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内容。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的思想，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两位经典作家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与此同时，“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sup>①</sup>这里，“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与“生产另外一些人”，就构成了“两种生产”。这是关于“两种生产”思想的初步表达。

恩格斯在 1884 年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序言中，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两种生产”的思想：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有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sup>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2、33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 页。

可以看出,《圣经》中所指亚当“汗流满面地劳动”,属于生活资料的生产;夏娃“生儿育女”,属于人类自身的生产。这两种生产是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生活资料的生产滞后,人类自身的生产就受到影响;而人类自身的生产过多过快,生活资料的生产就无法满足人的消费需要。正是这两种生产之间的矛盾,影响着、制约着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

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还未曾直接就人口问题进行论述,但“两种生产”思想的提出已经蕴含着对两者失衡可能性的预见。如果把他们关于“两种生产”的思想与他们关于地理环境的思想结合起来看,那么结论十分明显:当人类自身的生产大大地超过了地理环境所能承受的物质资料生产,那么这两种生产的失衡是势所必然的。当然,他们与马尔萨斯不同,把当时工人贫困的原因主要地归结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不仅仅归结为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之间的失衡。这又为我们分析当前存在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一种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思路。

#### 4. 当代人士的呼吁

进入现代,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和人口增长所带来的一系列消极后果的显现,人们对人口问题的忧虑就日益增强。一大批有识之士对人口问题大声疾呼。

早在 1956 年,美国社会学家赫茨勒在《世界人口的危机》一书中就写道:世界人口就像氢弹爆炸一样骤然增长若干引信。

1957 年,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家马寅初通过调查,发现我国“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人口增长速度快得不得了”的实际情况,写了一部题为《新人口论》的著作,并被提交到一届人大四次会议。《新人口论》的基本思想是主张节制生育,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

1965 年,美国财团代表洛克菲勒出面,邀约 12 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参与共同讨论并起草了《世界首脑人口宣言》将其提交给联

联合国秘书长。《宣言》指出，当前一个无形的但刻不容缓的问题威胁着全世界，那就是人口增长无计划的问题，呼吁各国政府重视全球人口爆炸，采取全球性集体对策。联合国秘书长后来在《特别文告》中又加以引申，把全球人口爆炸与自然资源匮乏的矛盾视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要求尽快解决。

1970年，美国学者保罗·埃利希出版了一本很有影响的著作：《人口爆炸》。书中警告说：人口增长造成了资源危机、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人类已经面临着资源耗竭的生存威胁。人口爆增的势头如果得不到有力遏制，那么，人类将面临犹如原子弹、氢弹爆炸那样可怕的灾难。

意大利经济学博士贝切伊有感于包括人口问题在内的全球性问题的严重性，在各国奔走呼号，于1968年创建了罗马俱乐部，旨在通过全世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呼吁人们对人类的困境有进一步的理解，并激励那些能有助于改善困境的新的态度、政策和制度。贝切伊把人口迅速增长叫做不治之症的癌症转移，又用氢弹爆炸后腾升而起的蘑菇云的形象来比喻这场全球性人口的迅速膨胀。他在与日本知名人士池田大作的谈话中指出：“这种世界人口爆炸性的增长，其结果必然要导致极其戏剧性的人类毁灭。”<sup>①</sup>

作为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第一个报告，美国米都斯博士等人的《增长的极限》于1972年出版。报告对人口问题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100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

〔日〕池田大作、〔意〕贝恰：《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55页。

双方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sup>①</sup>

1972年6月5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受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委托，美国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和生物学家勒内·杜博斯撰写了题为《只有一个地球》的报告。报告指出，在人口、能量和资源的消耗、城市化和消费的要求上，以及由此引起的污染问题等，目前都在急剧增长。这样就使掌握技术的人类，正在经历着改变地球上自然体系的过程，而这种改变过程，却又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可能是无法挽救的。因为地球是人类和生物唯一赖以生存的地方。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人口问题同样得到了充分的关注：“在世界很多地方，人口正以现有的环境资源无法长期支持的速率增长，这种速率超过了改善房屋建设、医疗卫生、粮食保障和能源供应等方面条件的任何合理的期望。……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限制极端的人口增长速率。”<sup>②</sup>

上述极不完全的列举就已说明，人口危机已经并且正在进一步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

## 二、人口“爆炸”

自从埃利希在其著作中用了“人口爆炸”一词后，这一既形象生动而又惊世骇俗的名词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很快，此词不胫而走，成了人口危机的一种代名词。

〔美〕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英文版序，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4页。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口爆炸现象虽然在当代凸现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它的起因和起点却深深地埋藏在遥远的过去。

美国社会学家、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其出版于 1980 年的《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提出，人类社会迄今已经经历了两次巨大浪潮变革的冲击，第一次浪潮发生在几千年以前，它结束了渔猎时代，带来了农业社会时代；第二次浪潮发生在 300 年以前，它结束了农业社会时代，开创了工业社会时代。现在，世界正面临着第三次浪潮的冲击，它将以“新的文明”结束工业社会时代。托夫勒所说的“第三次浪潮文明”就是信息社会。如果我们把人口增长与人类文明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人口增长的三次“高潮”恰好对应于人类文明的三次“浪潮”。

### 1. 肇始于农耕时代

科学的发展告诉我们，人类并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长期的地球演进和生物进化的产物。同时，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化中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大约在五百万年以前，地球上出现了人类，揭开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序幕。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的“两种生产”。为了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远古的原始人开始用以石击石的方法制成了一些石器工具。当时的石器工具十分粗糙，类型也少，考古学上把这种石器叫做“旧石器”，把原始人使用这种石器的时期叫做“旧石器时代”。距今约一万年以前，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比“旧石器”精细、锐利得多，形状端正，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后来，又开始了向金属工具时代的过渡，铜器和铁器先后出现。

在旧石器时代，原始人以采集植物、狩猎和捕鱼为主要生活来源。到了新石器时代，原始人逐渐学会了驯养动物和栽培植物，而金属工具的出现又加速了这一过程。这就完成了人类经济史上

第一次划时代的变革，即发明了原始畜牧业和农业。从此，人类结束了以采集和捕获自然物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时代，开始进入了靠人工控制动植物的生长和繁殖来取得重要生活资料的时期，从而把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托夫勒所说的“第一次浪潮”。而与此相应，人类人口增长的第一个高潮也就出现在同一时期。

在原始人以采集植物和捕猎动物为生活来源的漫长历史时期中，人类的踪迹被限制在适于植物生长和动物栖息的狭小地域。那时的人类还不具备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抗衡的能力，只能在相对适宜的环境中艰难求生。据西方学者研究，人类最早的生活范围不超过 1700 万平方公里，不及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的密度必须与当时能取得的食物数量保持平衡，每 9 平方公里内的食物仅能养活 2 个人。根据法国人拉采尔和美国人戴奇蒙的研究数字，地球上最早的人口约为每平方公里 0.02 人至 0.2 人。这样，在 10 万年前，世界人口总数约为 320 万。这个数字一直徘徊到人类能够依靠自己种植的作物存活的 7000 多年前。

当人类进入农业文明以后，人口增长速度有了明显的提高。原始种植业和畜牧业固然仍十分原始，但与原始采集和渔猎相比，毕竟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的效率。同样的土地上生产的粮食和饲养的牲畜能养活的人口是过去的 10 倍。而且这种生产方式使人们的生活趋于稳定，使人们相对稳定地生活在固定的地域内。与此相适应，婚姻形式也由群婚制经过偶婚制而进入一夫一妻制，家庭日趋稳定。上述社会条件使人口迅速增长具备了可能性和必然性。在此后的 5000 多年中，人口增长曲线沿着缓坡不断爬升。根据苏联学者马尔库宗的资料，到公元初，世界人口已有 3 亿。可见，在古老的农耕时代，人口“炸弹”的引信已经埋下，人口爆炸的因果已经肇始。